

# 大河出深山

汤素兰



老家在湘中丘陵，那儿属雪峰山余脉，山峦重叠，围出一小片山中盆地。青瓦白墙的屋宇依山而建，散布在盆地四周，组成一个小小的村庄。

村庄里开门见山。小时候，望着层层叠叠的山，我的心里便生出一个疑问：山的那边是什么？

于是，趁着上山打柴的机会爬上屋顶门前的大山，去看山的那一边。然而站在山顶上，不管朝哪个方向望，极目所见，依然是层层叠叠的山。

山里人见的山多了，走的山路多了，便有了关于山的智慧。“望山跑死马”，意思是虽然望见了前面的山，但若想到那山上去，把马跑到累死也不一定能够达到。

你若身在山中，朝着山走，是走不出大山的。只有沿着水走，才能走出大山去。

两山之间必有涧，涧中一线泉水，像害羞的小蛇，在杂草灌木丛中悄悄滑行。数线这样的涧泉从四围大山中滑流而出，慢慢朝盆地中汇聚，盆地中就出现了一条清亮的小溪。

这条小溪是我童年的乐园。夏日的午后，阳光照得整个村庄昏昏欲睡，蝉在树上大声喊热啊热啊，我却一点也不觉得热。我赤脚，拎着小桶和撮箕，跳进小溪，将撮箕伸进水草中撮鱼虾泥鳅，翻开小石头捉螃蟹。

小溪蜿蜒流过村庄。村路像飘带似的，沿着小溪往村口飘去。温柔的小溪来到村口的山嘴处，突然变得大胆起来，以决绝的姿态跳下悬崖，纵身跃入山下峡谷中的大河。村路则在这里犹豫一下，转了个弯，绕过山嘴去寻找大河，然后沿着大河飘向山外。

我不能跟小溪一起跃进大河，也不能跟着村路走去山外。我童年的世界只有头顶那一方蓝天和蓝天下的村庄。但我的脚步没有停歇。河岸边的山坡上开出了层层梯田，我赤脚踏在梯田窄窄的田埂上。沿着那些高高低低的田埂，我终于也像小溪一样，走进峡谷中的大河，去继续我的渔获。

说是大河，其实河里的水不多，也不深，一年四季，我们都可以涉水过河。但大河曾经也是大的。从夹岸耸峙的高山、刀砍斧削般深切的河床和河床里大如茅屋的乱石，都能感受到大河当年奔腾的气势。但如今，它只能在乱石间穿行，沿着曾经的巨大河床，执拗地爬向山外。

大河往下一里多的地方，有一座古老的石拱桥，名叫高桥。爷爷说，早年间，船是可以一直开到高桥的。爷爷还说，早年间，大河里发大水，洪水一直淹到了土地庙。土地庙在村口的山嘴处，在小溪跳入大河的悬崖边上。但就像大河不再是大河，只留下了名字，土地庙也没有了庙，只剩下一个名字。

在爷爷的时间里，早年间就是从从前，究竟是从前的哪一年，并没有具体的说法。

爷爷还跟我讲过一个关于早年间大河的传说：芙蓉山下有条阴河，河里曾有一股水桶粗的水直往外冒，害得这一带总发洪水。后来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条大蟒蛇，用身子堵住阴河，又有四条蜈蚣死死钳住蟒蛇不让他动，于是洪水止住了，大河里再没发过大水。

很久之后我才知道，这个传说不过是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并没有什么蟒蛇与蜈蚣，它们指的其实是河上修建的水利设施。

爷爷说的芙蓉山，是我们那儿最高的一座山峰。据说唐代诗人刘长卿曾在这山上遇雪，借宿山中，写下脍炙人口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：“日暮苍山远，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”虽然各地以芙蓉命名的山甚多，但从当年刘长卿在湖南游历的轨迹和诗中描写的自然风物看，八成就是我故乡的这座芙蓉山。

芙蓉山下有一个水库，是在我童年时代修建起来的，水库的大坝就建在大河上。也因为修建这座水库，才使大河失去了奔腾的气势。

随着水库一起修建的，还有两条渠道。其中一条渠道通过隧道，将水库的水送到我们村庄。这渠清水在流过我村庄后，又通过一条架在盆地中间的高渡槽和另一个隧洞，流向我所不知道的远方。

村道狭窄蜿蜒，高低不平，渠道却是宽阔平坦的，那是我童年时代见过的最宽最平的路。渠道修成后，村小也搬到了渠道边。

渠道不像溪流和大河那般弯弯曲曲，渠道里的水也不像溪流和大河里的水可以随心所欲。溪流像调皮的孩子，整天叮叮咚咚唱歌，有时贪玩，改了道，弯进圳沟，忘记了再回小溪，就聚成池塘。大河里的水常在窄处湍急，而在一些大石头下又沉静为深潭。渠道却规定了水的来路和去处，让水流得规规矩矩，明明白白。途经村庄的渠道虽然不长，却有明渠、隧道和渡槽。明渠有一个梯形的底座，渠道送水的时候，渠水都还是渠道里的水，它依然以水的形态，滋养着大地上的万物。

如今年，楚江之源的水库被命名为青山湖，是下游多个乡镇的饮用水源。经过近十年的治理，楚江已经是水清岸绿，时有白鹭、野鸭在水中嬉戏。

“只有河能走出重重叠叠的山。河呼啸着冲撞而去，山门轰然打开，前面是一马平川。”这是我年轻时一篇小说的题记。而关于河的这种印象，是童年时代故乡的大河带给我的。

当日子流水似的远去，我在回忆故乡和故乡的大河时，也开始重新理解了河的意义。河水走出大山，其实最终又会回到大山。因为河水在流动的过程中，会被蒸发成水汽，飘入天空，聚成云彩。总有一片云会飘回故乡，变成雨，又落入故乡的大河。

少年时代，我沿着大河走出山村，

到镇上读高中时，才发现家乡的大河在镇上有一个名字，叫流沙河。大河到了流沙河段，已经没有了夹岸耸峙的高山和河床里嶙峋的乱石。河道变得宽阔，流水变得平缓，河床铺满金黄的流沙，流沙河也因此得名。那时候沿河正在搞建设、盖房子，于是，流沙河里的沙子被广泛用到建筑工地上去，而那原本开阔平缓的河床，被掏得尽是窟窿。大河因此遍体鳞伤。

后来，我沿着大河再往外走，到省城读大学，才知道大河的书名叫楚江。楚江从我的故乡发源，全长48千米，沿途又汇入20多条支流，然后入汤水、进湘江，直通大海。

楚江是个大名字。因为古人把长江也叫楚江。是不是因为和伟大的长江同名，所以乡亲们才把家乡的这条河叫作大河呢？

读大学后，我弄明白了，爷爷所讲的传说中，被四条蜈蚣钳制、堵住阴河的巨蟒，其实就是大河上那座水库的大坝。正因为在大河上修建了大坝，调节了山洪，才保了我们一方平安。

我还知道，那通过水渠引出来的水，后来走得很远。在缺水的年份，它甚至被调往邻县，为那儿的禾苗解渴。

我故乡的这条大河，虽然在我的童年时代就被截断了，但不光是水库里的水还是渠道里的水，它依然以水的形态，滋养着大地上的万物。

对于农人们来说，这渠道真是太重要了。记得渠道第一次送水时，正是一个干旱的夏天。满渠清澈的河水流过村庄，不仅带来缕缕凉风，也通过渠底的孔洞，流进两旁的田野，让久旱的禾苗得到灌溉，让农人们的脸上荡漾开水波纹似的微笑。

少年时代，我沿着大河走出山村，

到镇上读高中时，才发现家乡的大河在镇上有一个名字，叫流沙河。大河到了流沙河段，已经没有了夹岸耸峙的高山和河床里嶙峋的乱石。河道变得宽阔，流水变得平缓，河床铺满金黄的流沙，流沙河也因此得名。那时候沿河正在搞建设、盖房子，于是，流沙河里的沙子被广泛用到建筑工地上去，而那原本开阔平缓的河床，被掏得尽是窟窿。大河因此遍体鳞伤。

后来，我沿着大河再往外走，到省城读大学，才知道大河的书名叫楚江。楚江从我的故乡发源，全长48千米，沿途又汇入20多条支流，然后入汤水、进湘江，直通大海。

楚江是个大名字。因为古人把长江也叫楚江。是不是因为和伟大的长江同名，所以乡亲们才把家乡的这条河叫作大河呢？

读大学后，我弄明白了，爷爷所讲的传说中，被四条蜈蚣钳制、堵住阴河的巨蟒，其实就是大河上那座水库的大坝。正因为在大河上修建了大坝，调节了山洪，才保了我们一方平安。

我还知道，那通过水渠引出来的水，后来走得很远。在缺水的年份，它甚至被调往邻县，为那儿的禾苗解渴。

我故乡的这条大河，虽然在我的童年时代就被截断了，但不光是水库里的水还是渠道里的水，它依然以水的形态，滋养着大地上的万物。

如今年，楚江之源的水库被命名为青山湖，是下游多个乡镇的饮用水源。经过近十年的治理，楚江已经是水清岸绿，时有白鹭、野鸭在水中嬉戏。

“只有河能走出重重叠叠的山。河呼啸着冲撞而去，山门轰然打开，前面是一马平川。”这是我年轻时一篇小说的题记。而关于河的这种印象，是童年时代故乡的大河带给我的。

当日子流水似的远去，我在回忆故乡和故乡的大河时，也开始重新理解了河的意义。河水走出大山，其实最终又会回到大山。因为河水在流动的过程中，会被蒸发成水汽，飘入天空，聚成云彩。总有一片云会飘回故乡，变成雨，又落入故乡的大河。

少年时代，我沿着大河走出山村，

到镇上读高中时，才发现家乡的大河在镇上有一个名字，叫流沙河。大河到了流沙河段，已经没有了夹岸耸峙的高山和河床里嶙峋的乱石。河道变得宽阔，流水变得平缓，河床铺满金黄的流沙，流沙河也因此得名。那时候沿河正在搞建设、盖房子，于是，流沙河里的沙子被广泛用到建筑工地上去，而那原本开阔平缓的河床，被掏得尽是窟窿。大河因此遍体鳞伤。

后来，我沿着大河再往外走，到省城读大学，才知道大河的书名叫楚江。楚江从我的故乡发源，全长48千米，沿途又汇入20多条支流，然后入汤水、进湘江，直通大海。

楚江是个大名字。因为古人把长江也叫楚江。是不是因为和伟大的长江同名，所以乡亲们才把家乡的这条河叫作大河呢？

读大学后，我弄明白了，爷爷所讲的传说中，被四条蜈蚣钳制、堵住阴河的巨蟒，其实就是大河上那座水库的大坝。正因为在大河上修建了大坝，调节了山洪，才保了我们一方平安。

我还知道，那通过水渠引出来的水，后来走得很远。在缺水的年份，它甚至被调往邻县，为那儿的禾苗解渴。

我故乡的这条大河，虽然在我的童年时代就被截断了，但不光是水库里的水还是渠道里的水，它依然以水的形态，滋养着大地上的万物。

如今年，楚江之源的水库被命名为青山湖，是下游多个乡镇的饮用水源。经过近十年的治理，楚江已经是水清岸绿，时有白鹭、野鸭在水中嬉戏。

“只有河能走出重重叠叠的山。河呼啸着冲撞而去，山门轰然打开，前面是一马平川。”这是我年轻时一篇小说的题记。而关于河的这种印象，是童年时代故乡的大河带给我的。

当日子流水似的远去，我在回忆故乡和故乡的大河时，也开始重新理解了河的意义。河水走出大山，其实最终又会回到大山。因为河水在流动的过程中，会被蒸发成水汽，飘入天空，聚成云彩。总有一片云会飘回故乡，变成雨，又落入故乡的大河。

少年时代，我沿着大河走出山村，

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随妻子回到她的故乡四川省峨眉山市。列车缓缓停靠，蓝天之下，满目苍翠的峨眉山出现在眼前。

起初，我们租住在城北一个老小区，峨眉河近在咫尺。河对岸便是妻子工作的学校，听得见琅琅书声，可要从家走到学校，必须先绕到下游的北门桥，过河再逆流而上才能抵达。无数次，我们在河边散步，感叹要是在河上再架一座桥就好了。

盼着盼着，峨眉河大桥就建成了，与由大西南茶叶市场逶迤而来的西环路相接。从那以后，妻子上班步行只需十分钟。过河后的西环路没有停下，而是继续前行至峨眉山下。进出峨眉山景区的车辆有了新路线，城区道路不再拥堵。

成昆铁路水晶广场下穿隧道打通，秀湖大道沿城南直抵火车站，道路越发四通八达，城市“内循环”悄然舒畅。城市“外连线”也飞速发展，乐雅、峨汉高速建成通车，这座名山秀水之间的城市阔步迈入高速时代。特别是2014年成绵乐城际铁路投运，峨眉山市进入成都一小时生活圈。

如果说交通赋予了峨眉山市生机和活力，那么流水则涵养了它的灵动和妩媚。发源于峨眉山的峨眉河流水潺潺，穿城而过。拦水成湖的东湖湿地公园成了市民们茶余饭后的休闲场所。

我喜欢跑步，东湖湿地公园自然成了首选地。令我惊喜的是，就在我不停奔跑间，峨眉河风情走廊建设快马加鞭，环湖跑道全部建成。绿道蜿蜒衔接，逆水而上到“只有峨眉山”戏剧村，顺流而下直抵旅游风情街。对于爱跑步的我来说，正好跑个肆意，跑个痛快。

峨眉人巧妙筑渠引水，跃进渠、杨柳水街等纵横交错。然后又以水为廊，串点成线，将二十余个口袋公园与东湖湿地公园、峨秀湖公园、太泉广场、象城广场等大型公园、广场衔接，构建起美轮美奂的园林城市风貌。于是，城在花园中，花园就是城。

有人说，沿着峨眉河走，你可以走向这座城市的历史深处，也可以走向这座城市的灿烂明天。

峨眉河沿岸，步步皆风景。绿荫

# 城在花园中

廖淮光

掩映里，防护栅栏如连环画翻开，连接的块状石上，或诗或画，或历史典故或民间传说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我儿子学会的第一首古诗，便是镌刻其间的宋代诗人白灼的《游峨杂咏》：“祥光非实相，灵异只虚夸。岩静长留雪，山寒故放花……”就这样，在晨昏午后，他又慢慢学会了李白、岑参等诗人书写峨眉的诗句。

在这座城，闲暇之余听得最多的话便是：“走，到河边吃茶去！”这个“河”指的就是峨眉河。一个“吃”字，率性豪放，将依山而立、傍水而居的峨眉人的品格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峨眉山良好的自然生态，为茶叶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。峨眉人喜茶，峨眉河沿岸，茶馆林立，或古色古香，构建起美轮美奂的园林城市风貌。于是，城在花园中，花园就是城。

有人说，沿着峨眉河走，你可以走向这座城市的历史深处，也可以走向这座城市的灿烂明天。

峨眉河沿岸，步步皆风景。绿荫掩映里，防护栅栏如连环画翻开，连接的块状石上，或诗或画，或历史典故或民间传说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我儿子学会的第一首古诗，便是镌刻其间的宋代诗人白灼的《游峨杂咏》：“祥光非实相，灵异只虚夸。岩静长留雪，山寒故放花……”就这样，在晨昏午后，他又慢慢学会了李白、岑参等诗人书写峨眉的诗句。

在这座城，闲暇之余听得最多的话便是：“走，到河边吃茶去！”这个“河”指的就是峨眉河。一个“吃”字，率性豪放，将依山而立、傍水而居的峨眉人的品格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峨眉山良好的自然生态，为茶叶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。峨眉人喜茶，峨眉河沿岸，茶馆林立，或古色古香，构建起美轮美奂的园林城市风貌。于是，城在花园中，花园就是城。

有人说，沿着峨眉河走，你可以走向这座城市的历史深处，也可以走向这座城市的灿烂明天。

峨眉河沿岸，步步皆风景。绿荫掩映里，防护栅栏如连环画翻开，连接的块状石上，或诗或画，或历史典故或民间传说，让人目不暇接。我儿子学会的第一首古诗，便是镌刻其间的宋代诗人白灼的《游峨杂咏》：“祥光非实相，灵异只虚夸。岩静长留雪，山寒故放花……”就这样，在晨昏午后，他又慢慢学会了李白、岑参等诗人书写峨眉的诗句。

在这座城，闲暇之余听得最多的话便是：“走，到河边吃茶去！”这个“河”指的就是峨眉河。一个“吃”字，率性豪放，将依山而立、傍水而居的峨眉人的品格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峨眉山良好的自然生态，为茶叶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。峨眉人喜茶，峨眉河沿岸，茶馆林立，或古色古香，构建起美轮美奂的园林城市风貌。于是，城在花园中，花园就是城。

有人说，沿着峨眉河走，你可以走向这座城市的历史深处，也可以走向这座城市的灿烂明天。

# 邂逅玄武湖

高昌

前不久，去了一趟玄武湖。

一树树杜鹃花，红的、黄的、粉的，开得正热闹，就像层层叠叠的云霞，飘舞在玄武湖畔。除了惹眼的杜鹃花，还有樱花、桃花、紫藤等各种花，也都开得正欢。

环湖路上，游人如织，让我感受到春和景明中的温馨，更感受到玄武湖畔的美好。

玄武湖在南京市玄武区，位于明古城墙的东北侧。湖面辽阔，但一眼望去，似乎也没有烟波浩渺的视觉效果。这是因为，有五个星罗棋布的小洲把人们的视线分隔开了。这五个小洲珍珠般撒在湖面上，而细长形状的环洲则如一条有力的臂膀，环抱成一湾湖水。

我和友人荡舟湖上，低头是波光粼粼，举头是鸟羽翩翩，纵目是逶迤连绵的明代古城墙，远眺是龙盘虎踞的紫金山、九华山，真是四顾皆美景，如在画中行。

游船穿越古桥后，我的视线被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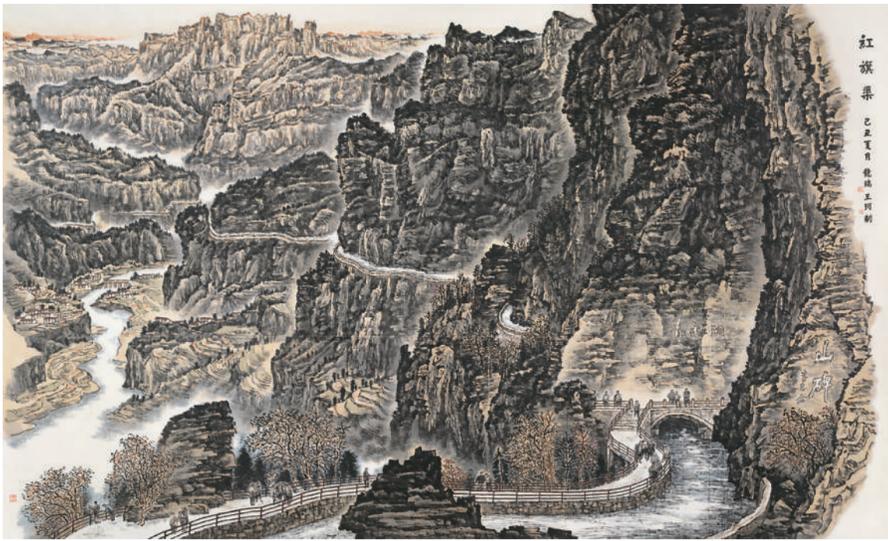
坝上的依依垂柳所吸引。柳丝袅袅地摇曳着绿色裙裾，随风曼舞，恍惚是婉约词中的意象。看到这婆娑烟柳，我忽然想起唐代诗人韦庄写南京烟柳的诗句“无情最是台城柳”，但又觉得，这句话太凄清了，与我如今的观感毫不一致。似乎改成“多情台城柳，烟笼十里堤”，才与眼前这美妙的春光更加相合。

春秋以降，玄武湖有过桑泊、秣陵湖、练湖、后湖等各种称谓，时大时小，时废时存，时稼时渔，时军时民，牵系着不同的感触，变幻出不同的风景。如今，从高处看玄武湖，就像一只水汪汪的大眼睛。这澄澈的湖水，则宛若眼中的顾盼秋波。

船行水中，从舷窗望出去，时而竟能看见胖胖的大鱼悠然地在船边游来游去，令人惊叹于湖水的清澈。当地友人告诉我：“那些在湖水之间隐约可辨的水生植物，是苦草、黑藻、金鱼藻、狐尾藻、千屈菜、菖蒲、梭花草，都具有净化水质的功能。沿湖水系还都采取了引水补水、雨污分流等措施，所以湖水才能这样清澈、明净。”

轻柔的阳光洒在湖面上，整个玄武湖看上去就如同一块透明的美玉。这湖水如此楚楚动人，沉静、美好而又温柔，让我想起东晋诗人郭璞的诗句：“临源挹清波，陵冈掇丹雘。”郭璞的衣冠冢就在玄武湖上的环洲。自古而今，郭璞、谢朓、萧统、李白、刘禹锡、杜牧、李商隐、韦庄、李煜……都曾来到玄武湖边，为这美丽的湖泊留下了锦绣篇章。

但如今的玄武湖，已不是古代诗人所吟咏的那种世外仙境了，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间乐园。作为一个城市公园，玄武湖边有各类人气店铺、美食打卡地、热舞场、朗诵亭、城市客厅等，像磁石一样把游客聚拢了过来。大家在这里分享大自然的美好，也分享生活的美好。



作者龙瑞、王珂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# 青蒿飘香

凌泽泉

每年春天，沟渠畔、田埂边、山坡上，一丛丛青蒿拔开头顶的泥粒，喜滋滋探出暗绿色的嫩芽，殷勤地向人们挥舞小手。其貌不扬的青蒿，顶着卵形叶片，像是专门前来给春花春草以及返青的麦苗捧场，更像是闯进春天来的不速之客。

我的老家属于皖中丘陵，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，随处可见青蒿的身影。犹记儿时，乡人们将青蒿的嫩头掐回来，用清水洗净后，放到砧板上，用鹅卵石反复砸击，砸到青色的汁液纷纷溅出才罢手。然后把它们倒进加热的锅中，加些腊肉、蒜末，添些米粉，搅成浓稠状，

起锅后，再用手揪成一小团一小团。取一团丢进掌心，双掌相合，用力一挤，团成圆饼。团好的圆饼贴在烧热的菜油锅里，用小火慢煎，直至两面金黄、外酥里软。此时，蒿草的清香和腊肉的鲜香溢满厨房，那种独特的色香味真是令人陶醉。

早年，蒿子粑粑用来果腹。后来，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，地里的粮和菜都吃不完，哪还需要到处去采青蒿？想不到的是，七八年前，村里的老人们或许是改变了口味，又在灶头做起了蒿子粑粑，走亲访友时还不忘捎上几个。清香的味道一下子勾起了人们的回忆，成

了四邻八乡的热门美食。乡人们嗅到了商机，便在地里种起青蒿。瞧，一株株墨绿色圆茎多枝的青蒿，互生的叶片被春风裁剪出羽状的裂纹，一行行，一排排，竞相吐翠。

侧耳听去，蒿子粑粑的身上有着清脆响的春雷滚过；低首打量，蒿子粑粑的馅里有金色的春光闪过。有人把蒿子粑粑叫作青团，原来春日里浓得化不开的绿意，也可以用蒿草收纳成团；原来万千风情的春色，也可以用蒿草团团裹住。

近年来，蒿子粑粑的名气越来越大。春天一到，闻香而来的游客在青蒿

地前拍照留影，临走时还不忘捎上几盒蒿子粑粑。看到游客如此青睐，乡人们还专门设立了主题活动，时间选在每年的清明前后。远道而来的游客不仅可以下地亲手采摘青蒿，还可以走进农家，由热情的乡民手把手教做蒿子粑粑。把采摘来的新鲜蒿子和上米面，加上咸肉，佐以生姜、大蒜、辣椒等，揉成油绿如玉的扁平面团。品尝亲手做成的香酥糯糯的蒿子粑粑，更让游客们打心眼里欢喜。

在乡人的眼里，看似平常的蒿子粑粑就是镀了金、镶了银的“珠宝”。他们不仅为它注册了商标，制作了精美的包装，还把自家做的米饺、酱干、豆粑粑等一起摆上了特色集市。如今，乡人们一说到青蒿，一谈起蒿子粑粑，眼里便放着光，嘴角便含着笑……

